



# 筑梦沙海

□ 王升君

一道道绿柳的帘幕里，一树树红色的槐花伸进来，红太重了，就要往下滴落。绿云间铺泄流淌的色彩，让人欢喜、敬畏。海棠、白榆、丝棉木、樟子松、云杉、连翘、榆叶梅、芍药、弯尾、萱草、沙棘、柠条、四翅滨梨、紫叶稠李、金叶白蜡……彩叶木将梦幻般的色彩奉献给这个季节。浓稠得令人目眩，激起对生活的无限热爱——这里，是临泽县鸭暖镇古寨村西北面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缘接壤处。

面对茫茫沙海，栽种苗木，播撒绿色，是何等豪迈，而做出如此坚定的决策，该是怀揣着怎样的雄心和壮志！

曾经，这里是一座连着一座的沙丘，几乎没有一棵绿色植物。沙梁上孤零零的几棵白蒿子，被风沙连根拔起，从这边的沙梁上滚到了那边的坡下。对沙漠的荒凉、冷峻，我有过触目惊

心的经历。那年和母亲到沙窝里拾柴，背着柴捆回家的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。暴风把我们卷进昏黄的尘雾里，一米外什么也看不清。风和沙子直灌进脖子，脚下轻飘飘没有了根基，被风卷着往前。母亲说遇上了“黑风”，急忙拉住我趴在沟坡下，牢牢地抱住柴捆。半夜风停了，见到前来寻找的父亲和哥哥，我腿软得面条儿一样站不起来。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对沙漠充满恐惧。沙漠一旦起风，一夜间一座沙丘就会被风移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外。

村子里有一群治沙人，每天早上骑摩托车跑三十多公里，中午在牧羊人遗留的羊棚里休息、吃干粮。后来，为了不再天天跑路耽误时间，他们干脆就在羊圈棚下，临时在沙漠安家。风沙抽打、烈日炙烤，仅仅凭着文字描述是难以体会其中艰苦卓绝的滋味的。夜晚狂风大

作起来，呼啸着把帐篷连根拔起，那些治沙人赶紧爬起来加固，等把帐篷再次稳固好时，启明星都升上来了。肆虐的风沙把治沙人陷在更深的孤独里。平静的夜晚，他们仰天躺在沙地上，看辽阔寂远的天空，看星星闪闪。有时荒凉中的诗意，就是生活的真谛。

请专家评估、测绘，雇挖掘机、推土机，挖出五六米深的坑，填埋沙子，整平土地，施有机肥料……2017年春天，治沙人辛辛苦苦栽下的树苗干枯了。站在茫茫的沙地上，看着一棵棵幼苗渐渐地发黑干枯，他们有种撕心裂肺的心疼。几年下来，治沙人始终满怀绿色的希望跋涉在治沙路上。他们四处学习治沙经验，到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、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学治沙；到新疆吐鲁番学林下肉苁蓉种植技术；从中南大学请来专家指导

沙漠植物栽培……

梭梭是最早在这里安家的，主干被风沙扭得七拐八弯，枝叶披散着，但它们还是拧着身子向上伸展。梭梭用针形的叶子光合作用，供给生死相依的苁蓉，苁蓉通过梭梭媒介寄生于土地。肉苁蓉有“沙漠人参”之誉，它的生长是奇妙的——芝麻一样大的种子，细发般的胚芽钻出针孔一样的缝隙，刚强地成长。2020年，1500亩梭梭在治沙人的泪水和汗水中终于繁茂起来，他们又种下1500亩的彩叶木。

树木招来各种鸟儿。麻雀呼啦啦从这边飞到那边；喜鹊不慌不忙在树荫下“嘎嘎”，声音有沉稳简洁明亮的金属质感；一只母鸡“咯咯”叫着，翘着紫红长尾羽，肥硕的身体从容地漫步。在这片林子里，飞禽鸟兽与草木和谐相处，享受着这里的一切馈赠。

林子里劳作的人们，心情也是愉悦的。树木在沙漠里扎下根来，成为新的风景，不仅吸引来了旅游者，也成了当地人致富的“金矿”。



## 《伏羲创世》(节选)

□ 汪渺

——  
珠儿问道：“爸爸，虽然我年幼无知，但知道我们不能凭空站立，是什么将我们坚定地托起？”  
伏羲答道：“那笑得非常可爱，闻起来香喷喷的，该怎么称呼？”  
伏羲答道：“珠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甘愿卑微地躺下躯体，将我们毫无怨言托起来的，只有仁慈的大地母亲。她以博大的胸怀将我们接纳。”  
“那笑容让我们眼睛一亮，芳香让我们的毛孔都酥了的，叫花朵；那长了一双翅膀会飞的花，是花朵调皮的妹妹，叫蝴蝶。那蓝莹莹悬在我们头顶，让我们永远神往的，叫天空。那照亮天地，无私洒下灿烂光芒，映到水里红莲一样艳丽的，叫太阳。”

二

珠儿问道：“它，多么神奇，在水里游走如鱼，在草地上行走如飞，冬天钻进洞穴不吃不喝又饿不死，它叫什么名字？”  
伏羲答道：“它是山林中的灵物，叫蛇。蛇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，有朝一日，它会成为飞龙！”  
珠儿问道：“这一条清得能看见游鱼的河流，是不是应叫清水河？这片让河流拐了一个弯儿的土地，是不是该叫大地湾？”  
“那名叫马蹄莲的花，是不是马留在大地上的蹄印，在雨水的滋润中，发出的芽开出的花？”  
珠儿问道：“该怎么称呼，咱们出生的，这片亲切而又美丽的大地？”  
伏羲答道：“咱们出生的这片大地，是创世的第一滴圣水，滴落的地方，叫天水。”  
“我们仰望的星星，是滴滴圣水，映在天空的面容。”

## 伏羲之光

□ 卜进善

初夏的一个夜晚，我择小径登卦台山。入蔽野柏林，枝拂额角，荆棘盈履。月光微细，如梭织摇曳，山顶尚远。我伸手向一株幼柏求助，略有刺痛，但精神陡然抖擞起来，像是依靠在了桥山的黄帝柏上，顿时又听见了发达九地的黄钟大吕：“继伏羲农，奋起神州，斩棘披荆。”

我无数次登过卦台山，无数次拜谒过人文始祖伏羲。

“朝阳启明，其台光荧；太阳中天，其台宣朗；夕阳返照，其台腾射”。卦台山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，也叫画卦台。伏羲，在《史记》中也称伏羲。伏羲在中国古史系统中，既是创世英雄，又是人文始祖。

我继续往卦山顶攀爬。一缕风从树间吹到我的颈窝，微凉，微麻。天空中的月光直落在树林中我的额前，好像是伏羲投来的眼光——他在看我。

伏羲氏的时代，《礼记》上说“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食，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，未有麻丝，衣其羽皮”。这时候，伏羲站了出来。他要改变世界，他要肇启文明。他，开始了在黑暗中的探索。

他登上了当时一定不叫卦台山的卦台山。天空灰暗，乌云密布，大风狂舞……他对

自然的不测作了足够的估计，他对接下来的孤寂也作了足够的估计，他没有被混沌与蒙昧所牵绊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前行之途的明暗，他需要时间需要博览需要观察需要演绎需要论证，需要琢磨一片树叶上的花纹、一只鸟的变化，需要环顾四方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移，需要猜想大地上的寒暑以及花开花落的变化，需要如何为人的身体裹体，甚至需要手舞足蹈地去教化人织网捕鱼……《易》曰：“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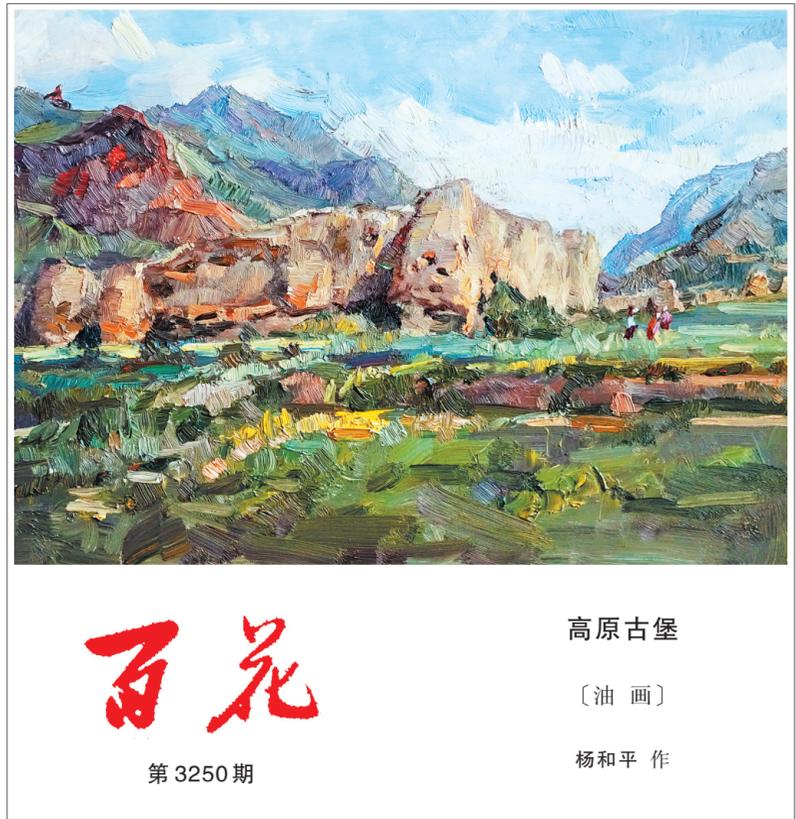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，他是不被禁锢的伟大灵魂、是伟大事物的缔造者。

他就是光，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不灭光……

光最远的路不在寰宇，而在人心。心路有多宽广，心中的光就有多敞亮、璀璨。

“文书难写伏羲书”。我常登卦台山，是在伏羲的呵护下，或看三阳开泰，千家烟村，万里春光；或思太极万象，一川星月，二条银汉，八面云出；或赏大地苍茫、千山万壑、灵雾腾涌。

月光盈天，我走出幼林，见八卦柏影，深邃沉静，望先天大殿，飞檐兀自向天。



高原古堡

〔油画〕

杨和平作

## 秦州小巷

□ 赵源

小时候读《桃花源记》，里面写：“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”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”我很喜欢这样的句子，好像那个幽深神秘的小巷就在眼前，虽然空间小，但是前后都有微光。小巷的魅力就在于狭窄，那种一步步走向另一端的感受，如同一场似有若无的梦。

你踩着婆婆的树影走进小巷，角落里的青苔伸出娇嫩的触角，热情地招呼你。邻家院子里高大的石榴树也将枝丫伸到小巷里，偶有阳光照进来，在小巷里洒下一片浓荫。石榴树毫不吝啬地将落叶铺在小巷里，成为一张天然的地毯。在你的小巷里，每一株植物都有名字，四季的轮回变得很慢，而你脑海里的想象从未停止。你静静地待在这里，和大自然的角落对话，和自己对话。那些熟悉的瞬间，有些是你经历过的，有些是你想象过的。在一些朦胧的时刻，想象填补了你的记忆，那些美好的瞬间，是你从温润童年里淘洗出的宝石，你小心地珍藏，轻轻地为它们擦去浮尘。

多年以前，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，他就走到秦州小巷这里来了。他站在小巷的这一头，朝着小巷的那一头张望。噢，这就是秦州小巷，是拿光滑剔透的青石砌出一条很窄很窄的街来，像古装戏里的长长细细的水袖，柔柔的，也有的时候有点弯，这弯，就弯得很有韵味，叫你一眼望不到边，感觉很深，很深。有一辆人力车过来了，他的身体就已经靠在路边的墙上了，等人力车过去，就看见他身体的一侧，左边或右边的肩膀那里，已经擦着了白色的墙灰，他是用平静的眼光看了看身上的墙灰，用轻轻的手势拍一拍，继续往前走。

小巷深处是一片静谧的世界，老汉坐在门前喝茶，老太太在拣菜，婴儿在摇篮里牙牙学语，秦腔的声音高高低低弥漫在小巷里，偶尔有摩托车穿越，过后，又有卖菜的过来，他们经过之后，小巷更安静了……这个人走着走着，他呼吸着弥漫在小巷空气里的烟火气，他看到一扇半掩着的褐色的门，他的手情不自禁地触摸到了生锈的铜环，门柱在门臼中吱吱嘎嘎地响。

他未曾想到，他推出了另一个世界。盛夏的风渐渐地起来了，院子的石榴叶落了，叶子落在地上，铺出一层墨绿的色彩。他踩着树叶，听到清脆的声音，有一些乌青的砖，让脚下的小路绕过障目的回廊，延伸到院子的深处，有一个亭子的亭柱剥落着，上面的楹联依稀可辨；书声读落三更月，窗影斜穿数点星。旧了的小院，是另一种风景，留得残荷听雨声，他想起了从前读过的句子。这是一个深藏着精彩的天地，它是小巷的品格，结庐在人间，而无车马喧。将它留在僻静的那里，他是要继续走路的，他又经过小巷里这一扇和那一扇简朴的红漆门，他是明晓了。在这个简单的门和这个土色的墙背后，是许多东西的。假如我是个诗人，我会写诗的，他想。后来，他听到一个妇女在说话：“喂哟哟，隔壁丫丫，好久不见哉。”他是完全不能懂铿锵秦语，但是从她们的神态里，他体味到了日常的可亲。

从前，在平常的日子里，一个人在秦州的小巷里随随便便地走走，真是好啊。秦州的小巷，苔痕泽巷，墙润缝湿，朴素、深邃，清瘦如竹，憨实如筒，更像一位躺在藤椅上，满是闲情逸致的老人，阖着双眼，还在阅尽沧桑。

## 千里情缘一报牵

□ 刘俊俊

每到年底，我都要将过去一年里发表的文章，按时间顺序重新整理一遍，分报纸、杂志装订起来，注明装订日期，写上“自存”字样，盖上自己的印章保存。在茶余饭后翻阅这些散发着油墨香的铅字，品味这些经过不辍笔耕才有小小成就，往往会情不自禁喜上眉梢。

多年前，我的一位堂兄举家落户到了甘南。一年春，他回故乡走亲访友，无意间带来了一份《甘肃日报》。我展开有点皱的报纸一张张看个不停。这是我初识《甘肃日报》。“我的稿件要是能登上《甘肃日报》该有多好！”那一刻我曾这样想。但我一直没有付诸行动，主要原因是心里胆怯。

2019年冬季，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，久在

